

CHINESE
LINGUISTICS
【主编 邢福义 萧国政】

汉语学报

H A N Y U X U E B A O



第1期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上卷

汉语学报

《汉语学报》编委会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学报. 第1期

(2000 年上卷)

汉英对照/邢福义、萧国政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0

ISBN 7-5351-2848-3

I. 汉… II. ①邢…②萧…

III. 汉语—研究—副刊—汉、英 VI. 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054 号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网址: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430074, 武汉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开本:880mm×1230mm 1/16

13.5 印张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5 千字

ISBN 7—5351—2848—3/H·111

定价:30.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汉语学报》编委会

主编

邢福义
萧国政

编委 (按音序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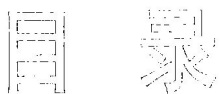
[中国]	储泽祥(湖南)	戴庆厦(北京)	蒋 平(香港)
	李芳杰(武汉)	李宇明	李向农
	梁长城(香港)	卢卓群(武汉)	马庆株(天津)
	邵敬敏(上海)	汪国胜	吴继光(徐州)
	吴振国	萧国政	邢福义
	于根元(北京)	詹伯慧(广州)	张德鑫(北京)
	周光庆		
[英国]	叶步青		
[法国]	白乐桑		
[德国]	柯彼德		
[日本]	古川裕		
[俄国]	谭傲霜		
[美国]	李英哲	屈承熹	
[新加坡]	周清海	徐 杰	石毓智

(本刊实行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

策 划 冯芳华 袁定坤 徐耀明

责任编辑 徐耀明

平面设计 金钟工作室



2	发刊词(中英文)	《汉语学报》编辑部
4	汉语复叠类型综论	李宇明
16	从语义新视野看汉语的一些重叠现象	[美国] 李英哲
21	重叠·指大·指小	[香港] 陆镜光
28	关于重叠的若干问题:重叠(含叠用)、层次与隐喻	马庆株
35	汉语动词重叠式产生的历史根据	[新加坡] 石毓智
39	动词重叠的核心意义、派生意义和格式意义	邵敬敏 吴 吟
48	汉语动词重叠的语义研究	[英国] 叶步青
53	语义格与动词重叠	李芳杰 冯雪梅
63	汉语动词重叠的时间特征	吴振国
70	单音节动词重叠的语用分析	[日本] 山添秀子
80	动词“看”重叠的几个问题	杨海明
88	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思考	周光庆
97	论副词“反正”的篇章功能和词汇意义	吴中伟
103	汉语趋向动词系统	[韩国] 辛承姬
112	“除了……”一式的汉英对比及思考	熊 文
118	现代汉语叹词“啊”的语形和语义探说	柯 航
122	饰语的分说及其效果	汪国胜 柯建刚
132	“对外汉语教学”三思	张德鑫
140	基础听力教材编写四题	林 欢 刘颂浩

147	汉语快速阅读训练技巧	刘 蕾
152	能力问题在语言测验中的变迁	张 凯
164	初级汉语教学中主动纠错行为的负效应	夏小芸
168	对外汉语离合词循环递进复式教学法	周上之
175	21 世纪大都会的语文教育	[新加坡] 周清海
182	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教学	于根元
187	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学科定位	萧国政
193	语言学系自当大有作为	许嘉璐
194	大力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兴盛	邢福义
196	适逢盛世 迎春花开(附: 1. 语言学系简介; 2. 贺信摘要)	邢福义
203	释:“三阳开泰” 消息三则 七古(赠华中师大语言学系)	
204	汉语重叠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朱 斌
207	《汉语学报》栏目设置及来稿注意事项	
208	ABSTRACTS	

在迎接 21 世纪的钟声里,《汉语学报》出版问世。这是全体直接或间接研究汉语的学者共同拥有的一个大型学术刊物,这是可以成为语言研究工作者、教师、博士生、硕士生、本科专科大学生以及各类外国留学生的重要参考文献的一个大型系列文库。

《汉语学报》的办刊愿望,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

第一,在问题研究上,注重客观性。希望所刊文稿从客观实际出发揭示规律,寻求结论,不囿于成说,不固执一己之见。提倡发掘事实,以小见大;提倡大胆假设,据实论证。

第二,在理论方法上,赏扬思考性。希望所刊文稿努力把事实的描述同理论方法的思考结合起来,由实引论,以论带实。既提倡结合汉语实际的引进型理论思考,更提倡探索新路的生发型理论思考。

第三,在文稿内容上,加强沟通性。所谓“沟通”,包括汉语研究内部不同方向的相互沟通,汉语研究同非汉语研究的相互沟通,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研究的相互沟通。所刊文稿,不排除单角度的研究成果,但也希望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不同方面进行的跨界性研究成果。

第四,在作者队伍上,坚持开放性。本刊尊重老年专家,依靠中年专家,注意发现和培养青年专家。就地域而言,刊物既向海内学者开放,又向海外学者开放;就年龄而言,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刊物既向成名、半成名学者开放,又向青年学者、青年学生开放。

第五,在学术气度上,主张容纳性。本刊提倡争鸣,不搞一言堂;提倡涵容、包容和宽容,希望所刊文章能涵容不同观点,能包容不同说法的长处,同时希望学者们对不同意见持宽容态度,多考虑不同说法的合理性,以利于学术的发展。

第六,在成果效应上,讲求实践性。好的成果,不仅在理论框架上具有美感,而且在实践上一定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本刊希望,所发表的文章或者能应用于母语教学的实践,或者能应用于双语教学的实践,或者能应用于信息处理的实践。

一个刊物是一块园地。创办《汉语学报》,是为了给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和汉语语言教育研究的深入开辟一块新的园地。我们下决心把这块园地耕耘得万紫千红。但是,创业艰难,发展不易。一方面,我们相信“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的真谛,将为这块园地的耕耘作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又感悟于“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的哲理,深知自己力量单薄,经验不足,“孤举”很难持久。

切盼海内外各方面人士,多关心,多支持,向《汉语学报》这块园地,伸出扶助的合作的手!

Chinese Linguistics came into being among the welcoming bell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This is an academic journal for all the scholars who make direct or indirect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she

will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reference to all the language researchers, teachers, postgraduates, undergraduates and foreign students.

The aim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she will lay emphasis on the objectivity of research. Therefore, she welcomes contributions whose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ctual data, but not simply on an existing theory or the contributor's own subjective views. She advocates inductive research in which rules and principles are derived from close observation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linguistic facts, and deductive research in which hypotheses are proved or verified by actual linguistic data.

Secondly, she encourages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She hopes that contributions in the journal will combine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data with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which should be either derived from or verified by language data. She welcomes applications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s as well as original explorations of the theory of language.

Thirdly, she will enhance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By communication it is mean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branch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studies and other language studi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tural language studies and artificial language studies including computational language studies. Therefore, she will publish articles dealing with specific aspects of Chinese from a particular angle as well as articles discussing language problem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 perspectives.

Fourthly, she remains open to all contributors. She will respect well-known linguists, rely on middle-aged experts and support young scholars. In terms of region she will remain open to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 terms of age she will be open to scholars old and young, as long as their contributions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journal.

Fifthly, she will endeavour to create the kind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which different views can be expressed freely. She will let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views have their say and will allow no school of thought to dominate the journal. This is because she believes that each view has its own strong points. So she hopes that scholars will take a generous and tolerant attitude to views different from theirs and will see the logic of them,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Finally, she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feasibility of research results. She believes that research results should not only have a sound theoretical basis, but also be able to be tested by language data and time. Therefore, she hopes that views and findings published here can be applied to L1 teaching, bilingual education, 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 journal is a garden.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s to provide a new garde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e are determined to take good care of it and make it a very fruitful soil.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start an undertaking and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make it develop and prosper. We know that man of action normally achieves his goal and continuous walk will take one to his destination, so we will work hard on this piece of land. At the same time, we understand that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and we are fully aware that with limited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we can not sustain it for long. Therefor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offer us their supporting and cooperative hand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汉语复叠类型综论

提要 本文提出了“复叠”的概念,将复叠分为叠合、重叠和重复三种不同性质的类型。文章较全面地讨论了完全复叠和不完全复叠、直接复叠和间接复叠、加叠、对叠、回叠等复叠方式。

李宇明

复叠(Reduplication)是使某语言形式重复出现的语言手段,是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方言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同时也是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又称“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南亚语系等亚太地区语言中最常见的现象,张敏(1997)指出,在阿尔泰语系、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乌拉尔语系(Uralic)、闪含语系(Hamito-Semitic)、霍坎语系(Hokan)、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Niger-Kordofanian)、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美洲印第安语和一些印欧语系语言中,也有复叠现象。对这样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的传统小学一直注意对汉语“叠字”的探讨,近20多年来中国语法学界投入较多的精力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复叠问题,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在国际上,1921年E. Sapir就在他的名著《语言论》中讨论了印第安语和非洲、大洋洲一些语言中的复叠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认知—功能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复叠引起了语言类型学家的浓厚兴趣,H. Key、R. M. W. Dixon、E. A. Moravcsik、A. Abbi、J. L. Bybee等人,先后调查了多个语系几十种语言的复叠现象,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1〕}

汉语的复叠现象丰富多彩,在世界语言中颇具特色,研究汉语的复叠问题具有语言类型学上的重要意义。对汉语的复叠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进行。过去所谓的“重叠”其实包含了性质很不不同的现象,而且还有一些被忽视的现象。本文将复叠分为叠合、重叠和重复三大类型,并试图较全面地梳理一下汉语的各种各样的复叠现象,为研究汉语的复叠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一 叠合、重叠和重复

(一)叠合

复叠之前的形式称为“基式”、复叠之后的形式称为“复叠式”。根据各种复叠现象的性质,可将复叠分为叠合、重叠和重复三大类型。

叠合指构词层面的复叠,又可分为音节叠合和语素叠合。例如:

[1](黑)乎乎 (干)巴巴 (白)花花 (湿)漉漉 (慢)腾腾

[2]蚶蚶 饽饽 猩猩 狒狒

[3]蒙蒙 萋萋 脉脉 茫茫 绵绵 霏霏

[4]爸爸 妈妈 哥哥 弟弟 姐姐 妹妹

例[1]~[3]是音节叠合,“乎”、“蚶”、“蒙”等只是个音节形式,本身并无意义,复叠为“乎乎”、“蚶蚶”、“蒙蒙”等后才成为语素。例[1]类单位的作用是附在某种成分的后面帮助

构成状态形容词⁽²⁾。被附着的成分主要是单音节的表性质的形容词性的语素,如“黑”、“干”、“白”、“湿”、“慢”等,也有名词性的语素,例如:

[5]血淋淋 肉乎乎 水汪汪 雾腾腾

例[2]、[3]与例[1]的不同,是“蚶蚶”⁽³⁾、“蒙蒙”等可以成词。例[2]是通过音节叠合构成名词,例[3]是通过音节叠合构成状态词,可以作定语、状语和谓语。例如:

[6]蒙蒙细雨下个不停。

[7]林仙儿绕到他面前,脉脉地凝注着他。

[8]春雨绵绵,润物细无声。

这类状态词的基式,在古代汉语中有些可能是有意义的语素,但是它们的意义在历史的长河里已经磨损殆尽,若不是记录它们的汉字还会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今人已几乎仅仅把它们作为音节形式看待,就连现代汉语的词典,也只解释复叠式的意义,而不析解其基式的意义。⁽⁴⁾

例[4]是语素叠合,它与音节叠合的不同,是“爸”等本身有意义,两个“爸”等复叠起来构成一个词⁽⁵⁾。语素叠合有一定的能产性,例如“太太”、“奶奶”、“姑姑”、“爹爹”、“伯伯”、“叔叔”、“爷爷”、“舅舅”、“公公”、“婆婆”等。⁽⁶⁾

(二)重叠

重叠与叠合的共同点是基式不能无限制地重现,一般是只能重现一次;但重叠属于句法层面的复叠⁽⁷⁾,因此相当活跃。根据基式的语法性质,重叠可以分为名词性重叠、数词重叠、量词重叠、数量短语重叠、动词性重叠、形容词性重叠、副词重叠、拟声词重叠等。根据基式的所属的语法层面,重叠可以分为词重叠和超词重叠。

当基式是一个词时,由之构成的重叠称为词重叠。例如:

[9]怎奈真挚的友情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10]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

[11]他不能白拿俞鸿的钱,就用这钱实践实践他的菜谱,开发开发“唐老鸭”什么的,让杨芝敏每天吃饱了撑得骂他。

[12]重庆的主要街道在山城的脊背上弯弯曲曲地延伸着。

“人人”、“片片”、“实践实践”、“开发开发”、“弯弯曲曲”都是词重叠。“超词”是指比词大的语言单位,可以是短语,也可以一个词带上某种附着成分。当基式是超词单位时,这种重叠称为超词重叠。例如:

[13]他在街上挺神气地一拐一拐地走,有孩子就冲他喊,纯溪出了稀奇事,拐子还戴大奖章。

[14]这座学校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一座座楼看起来很旧,但是,在这里生活和学习的人民是朝气蓬勃的。

[15]缝着缝着,他又从线筐箩里找出两个小红扣钉上。

“一拐”是副词“一”与动词“拐”构成的动词短语,“一座”是数量短语“缝着”是动词带时态助词“着”,“一拐一拐”、“一座座”、“缝着缝着”是超词重叠。

(三)重复

重复是句法和超句法层面的复叠,其基本特点是基式的重现次数不受限制,起码是在理论上不受限制。例如:

[16]吵吵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叫人耳根清静一会儿不行吗?

[17]说着,丁恒你你你你你你地把人重又分了。再打,丁恒那组还是赢家。

重复与重叠的不同除基式重现受限与否之外,还表现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重叠一般都会增加新的各种各样的语法意义,重复只增加“多”的意义和一些语用色彩。“吵吵吵”、“你你你你你你”都有多次或多量的意义,而且,“吵”的多次重复常表厌烦,“你”的多次重复表示分派,都属于语用层面的。

第二,重叠具有较大的内部一体性,这种一体性的表现是:重叠成分或在读音上有变化,或在韵律上形成一个整体⁽⁸⁾,重叠式内部一般不能出现停顿;在意义上,重叠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体,重叠式的意义与基式有较大的不同,而且不仅表示量多,还可以表示量少等其他意义。重叠则不具备这些特征。

有些语形相同的复叠式,其实可能有的是重叠,有的是重复。请比较:

[18] 那么你就陪李大哥到外面走走,我到厨房去做几样菜,替大哥接风。

[19] 走走,我们先去洗澡,洗过澡吃过饭给你们换地方住。

例[18]中的“走走”是重叠,例[19]中的“走走”是重复,表示催促。

二 完全复叠和不完全复叠

把复叠分为叠合、重叠和重复,根据的是复叠的性质。根据语表形式,还可以将复叠分为完全复叠和不完全复叠、直接复叠和间接复叠、加叠、对叠、回叠、反叠等。

(一)完全复叠

完全复叠是将基式的所有成分都进行复叠的方式。除了多次重复之外,完全复叠主要有三种:AA式、AABB式和ABAB式。AA式适用于基式为单音节的,AABB式和ABAB式适用于基式为双音节的。

AABB式复叠主要适应双音节的性质形容词和拟声词。例如:

[20] 她们进去的时候,当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而且脸上当然都带着笑,纵然是被训练出来的职业性笑容,但呈现在少女们的脸上,看来就非但不会令人讨厌,而且还相当动人。

[21] 忽然,一面浓黑的云旗掩天而过,噼噼叭叭雨箭斜飞,水弹横射,海空一片水雾弥漫。

“漂漂亮亮”、“干干净净”是性质形容词的复叠,“噼噼叭叭”是拟声词的复叠。同AABB式比较,ABAB式的适应范围可能稍大一些。双音节的动词、状态形容词、一些性质形容词、拟声词以及一些超词形式,都可能有ABAB式复叠。例如:

[22] 你可以把方先生跟李先生介绍介绍。

[23] 很快她又抬起头,一双滚烫滚烫的眼睛望着我,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24] 在这一段里,该快活快活的时候还不敢去干,地道的傻子;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

[25] 乌云弥漫着天空,顷刻间,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就会哗啦哗啦地下起暴雨来,有时竟会带来冰雹或者龙卷风。

[26] 可是这样一年一年蹉跎下去,哥哥嫂嫂深怕她嫁不掉,一辈子的累赘。

[27] 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痧,走着走着,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

例[22]的“介绍介绍”是动词复叠。例[23]的“滚烫滚烫”是状态形容词复叠。例[24]的“快活快活”是性质形容词复叠。双音节性质形容词以AABB式复叠为常,采用ABAB式重叠,都具有“致使性”,即让某人处于某种状态、获得某种体验、发生某种变化等等。⁽⁹⁾例[25]的“哗啦哗啦”是拟声词复叠。例[26]、[27]是超词复叠。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结构表面形式都是ABAB,但性质并不相同。例如:

[28] 想是上银行办公养成的好习惯,勤勉可嘉,佩服佩服!

[29] 我觉得方先生的提议不切实际——方先生,抱歉抱歉,我说话一向直率的。

“佩服佩服”、“抱歉抱歉”虽然同例[22]中的“介绍介绍”同形,但不同类。“佩服佩服”、“抱歉抱歉”是重复,“介绍介绍”是重叠。

AABB和ABAB这两种复叠方式,在表义上是有所不同的。比较:

[30a] 你既然想告诉他,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呢?

[30b] 俺不说,怕闷出病来,你让俺痛快痛快吧!

[31a] 这些纯朴的乡民,就像那哗哗啦啦流淌的溪水,不厌其烦地反复吟唱着世代流传的歌谣。

[32b] 假使真灌成片子,那声气哗啦哗啦,又像风涛澎湃,又像狼吞虎咽,中间还夹着一丝又尖又细的声音,忽高忽低,袅袅不绝。

“痛痛快快”是对“痛快”这种性质的程度加强,而“痛快痛快”是给人以“痛快”的心理感受。“哗哗啦啦”所模拟的声响是连续不断的,而“哗啦哗啦”所模拟的是一种持续性反复出现的具有明显节奏变化的声响。

由于某些词语可以兼有 AABB 和 ABAB 两种复叠方式,在类推心理的作用下,某些说话人也可能改变某些词语的常规复叠方式,出现特例。例如:

[33] 风大了,清清凉凉的,吹在身上很惬意。(苇鸣《箫声尽处》,《十月》1999 年第 5 期第 144 页)

[34] 葱葱绿绿的荷叶托着白白生生鲜鲜亮亮的瓜肉,甜香滑嫩,沙沙脆,不出一点渣儿,吃得人直眨巴眼。(张安杰《正骨》,《十月》1999 年第 2 期第 137 页)

“清凉”、“葱葱”、“鲜亮”是状态形容词,一般只能用 ABAB 式复叠,但是却见到了“清清凉凉”、“葱葱绿绿”、“鲜鲜亮亮”的说法。“白生生”是在性质形容词“白”后面加上一个音节叠合形式“生生”构成的状态形容词,但是由于受 AABB 复叠式的类推影响,例[34]竟出现了“白白生生”的说法。

(二)不完全复叠

不完全复叠是将基式的部分成分进行复叠,主要有三种复叠方式:AAB 式、ABB 式、BAA 式。一些动宾结构或准动宾结构的动词,常采用 AAB 式复叠。⁽¹⁰⁾例如:

[35] 来喜遛马去了,给它“散散心”。

[36] 我们又不是开业修车的,哪儿有帮帮忙就要钱的?

[37] 我们主子劳乏一日,又有了酒,一会儿安歇,得洗洗澡。

“散心”是动宾结构,“帮忙”、“洗澡”是准动宾结构。其复叠方式只能是 AAB 式。单音节动词带单音节宾语所构成的语言单位,如“摇头”、“挥手”等,是词还是短语,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看法,在不同的语境中性质可能有异。这些单位的内部关系比“散心”、“帮忙”、“洗澡”等要疏散一些,具有短语的特征;但是,由于它们是双音节,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出一些词的特性。所以,这些语言单位的复叠常可进行两可处理。例如:

[38] 我望着瓶瓶,悲哀地摇摇头,什么也说不出。

[39] 说罢挥挥手,就有两个联防队员将二人带出去。

如果把“摇头”、“挥手”看作一个词,“摇摇头”、“挥挥手”是 AAB 式复叠;如果把它们看作短语,“摇摇头”、“挥挥手”则是一般单音节动词的 AA 式复叠带宾语。

ABB 式是一些双音节形容词、拟声词、数量短语采用的复叠方式。例如:

[40] 让我们夜夜守着冷清清空屋子,望着门前的大海,望着天上的月娘妈。

[41] 钟叔接过酒,扬脖咕咚咚几大口灌下。

[42] 这升起了一片片风帆的众多木船,远望就像飘游在水空上的一朵朵白云;这由机动船拖拽的一支支船队,就像串珠落到了绿色的缎带上。

“冷清清”是性质形容词复叠。“咕咚咚”是拟声词复叠,拟声词的 ABB 式复叠与 AABB 式近似,与 ABAB 式不同。“一片片”、“一朵朵”、“一支支”是数量短语复叠,把这些现象分析为数量短语的 ABB 式复叠而不分析为量词的 AA 式复叠,是因为在现代汉语中数量短语常一块黏连使用,相当于一个语言单位,具有整体性。

此外,还发现状态形容词采用 ABB 式复叠的个别例子:

[43] 心想回家吃早还来得及,便抱起那贴在身上的一堆白嫩嫩软滑滑的细肉回到咱蓝月湾……(刘小龙《死船》,《十月》1999 年第 6 期第 185 页)

“白嫩”是状态形容词,其一般复叠方式是 ABAB,但在例[43]中却复叠为“白嫩嫩”。这种复叠方式显然具有个人或某种方言的色彩。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受后面“软滑滑”的影响,也可能是受 ABB 式类推的影响。

BAA 式是一些双音节形容词可以采用的复叠方式。例如:

[44a] 一串串亮晶晶的糖葫芦,在灯光下看来更亮得如同宝石。

[44b] 一句话把肉球说得浑身一抖,两眼紧盯着孙恒山,慢慢地似有晶亮的东西在眼眶里滚动。

[45a] 夜深了,到处是一片片黑黝黝的怪影。

[45b] 因天阴,屋里很暗,被烟熏得黝黑的壁上嵌着一排斑驳的石碑。

[46a] 这是从活鲜鲜的口语中来的,但是经过仔细的选择、锤炼和加工的语言。

[46b] 他也正值青春年华,充满了活力,他自己就是鲜活的。

请比较“亮晶晶”与“晶亮”、“黑黝黝”与“黝黑”、“活鲜鲜”与“鲜活”。由于“亮晶”、“黑黝”、“活鲜”不成词,所以只能将 a 中的复叠式分析为 BAA 式。BAA 式复叠的意义与 ABB 式较为接近,但基式绝大多数是状态形容词。如果考虑到“阴森森”、“热腾腾”、“灰蒙蒙”这类带音节叠合形式的状态形容词,考虑到状态形容词偶用 AABB 的方式复叠,那么,会发现因类推规律的作用而表现出的各类形容词复叠方式的趋近。

此外,在某些方言中,还有 ABA 式复叠,如河南泌阳话中就有“点把点”、“个把个”、“天把天”的说法。⁽¹¹⁾

三 间接复叠

前面所举的例子都是直接复叠,这里谈间接复叠。间接复叠是复叠成分之间嵌有其他成分的复叠方式。根据嵌加的成分不同,可以把间接复叠分为嵌“一”式、嵌“了”式、嵌“又”式等。

(一)嵌“一”式

嵌“一”式是指在复叠成分之间嵌有“一”的复叠式。例如:

[47] 俞鸿没有休息,他需要的是再冷静地想一想。

[48] 你若能令别人笑一笑,纵然做做愚蠢的事又何妨?

[49] 他们走着,平静地、有规律地下着脚步,有时候换一换肩,或者放下一只手在嘴边哈一口热气。

[50] 第二天一早起来,用凉水擦一擦脸,清醒过来,忙收拾屋子,贴对子,换新衣服。

嵌“一”式中,重叠的成分都是单音节动词,以不带宾语为常,有时也可带宾语,如例[49]中的“换一换肩”和例[50]中的“擦一擦脸”。嵌“一”式中的“一”大多数已经虚化,因此,“一”可以夹在无法计量的“想”、“笑”、“看”的复叠之间。

“V—V”格式大约起源于宋代。在北宋时的《景德传灯录》和南宋时的《朱子语类》中已可见到。早期的“V—V”中的“—V”,是一种特殊的数量补语。随着“V—V”虚化出“VV”格式,反过来也使“V—V”中的“—V”逐渐虚化⁽¹²⁾。因此,现代汉语中的嵌“一”式同近代汉语中的“V—V”格式已不相同。

(二)嵌“了”式

嵌“了”式是指在复叠成分之间嵌有“了”的复叠式。例如:

[51] 梅微微地笑了笑,她并不马上答话,只把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们。

[52] 他抬了抬厚实的眼皮,正眼看了看俞鸿,觉得这戏唱得有些快。

[53] 康熙近前来,端详了端详,笑道:“我拿了去请太夫人看!”

嵌“了”式中的动词,多数是单音节的,少数是双音节的(如“端详了端详”),而且可以较自由地带宾语。嵌“了”式只能用于已然发生的事情,因此,这里的“了”不仅表完成,而且

是表“已然完成”，与纯表完成体的“了”不同。

嵌“了”式同嵌“一”式综合，构成“A了一A”式。例如：

[54] 走过天桥、斑马线、十字街，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停下来，想了一想，还是给刚才那两个家伙分别去了电话。

[55] 他笑着指了一指我面前的那堆书，说这是你那位丁了一了嘛？

“A了一A”式兼有嵌“了”式和嵌“一”式的特点：动词是单音节的，“一”是虚化的，整个结构只用于已然发生的事情。

(三) 嵌“又”式

嵌“又”式是指在复叠成分之间嵌有“又”的复叠式。嵌“又”式有两种主要用法，一种是嵌在数量复叠式中。例如：

[56] 这时，坦克就从我的身旁一辆又一辆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

[57] 他就给我弄了两张英租界的居留证，我把它揣在口袋里，一次又一次把熟人带进英租界，就这样我奔走了几天几夜，接了一大批人进入英租界来。

嵌“又”式中的量词可以是名量词，如“一辆又一辆”中“辆”，也可以是动量词，如“一次又一次”中的“次”。这种嵌“又”式中的“又”可以换成“接(着)”、“连(着)”、“挨(着)”、“跟(着)”等：

[58] 风儿掀起一排接一排的轻浪，激起一片哗哗的喧响。

[59] 宣传标语一张连一张，贴满了整堵墙。

[60] 屋里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挤得透不过气来。

[61] 一大队日本坦克一辆跟着一辆发出钢铁撞击的咔咔声，每辆车上飘着一面血红阳光的日本旗。

嵌“又”式的第二种用法是同嵌“了”式综合使用，形成“A了又A”格式。充当A的都是动词，而且常常是两个“A了又A”格式连用，表示动作的反复进行。例如：

[62] 总经理眼角瞟了又瞟，没说话。

[63] 王辅臣一路上把那枝豹尾枪摸了又摸，看了又看，他心里真高兴。

四 加叠、对叠和回叠

(一) 加叠

加叠又称“叠结”⁽¹³⁾，是指两个AA复叠式再叠结在一起的现象，可以记作“AA+BB”。例如：

[64] 一千人在园中走走停停，康熙不住地指手画脚，说这边假山砌得好，那边亭子造得没章法。

[65] 她看见很寒的风有点偷偷摸摸窜上来的意思，一些云也在不怀好意地聚焦。

“走走停停”、“偷偷摸摸”不同于AABB式复叠，因为“走停”、“偷摸”不成词。加叠是AA和BB先分别复叠后再叠结起来，故称加叠。“走”和“停”意思相反，“走走停停”是反义加叠。“偷”、“摸”意义相近，“偷偷摸摸”是近义加叠。

加叠的A和B都是单音节，且是处在同一的语义领域之中⁽¹⁴⁾。在AA+BB加叠式中，A、B可以是名词、代词、方位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拟声词等，依次各举一例：

[66] 汪士荣叹道：“天下敌敌友友，你你我我，竟如此有缘。”

[67] 里里外外随时能见康熙的，只有一个张廷玉。

[68] 你不开口，这事我也能猜个七七八八。

[69] 今天，吴门桥盛装照临大运河，她的满身珠翠就是两岸碧绿的田畴和无数的园林，丛簇簇的鲜花和亭亭如盖的绿树。

[70] 二个男人一个女人谁也不听，都情绪激动，吵着吵着就推推搡搡扭在一起了。

[71] 其他人都围在电脑前惊惊怪怪地看黄姗的信。

[72] 无数的麻雀在槐树枝上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欢迎初升的太阳。

AA+BB式复叠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其一,有些A、B原本不能复叠或不常复叠,进入AA+BB式中才可复叠,如“七七八八”中的“七”、“八”,“惊惊怪怪”中的“惊”等。其二,有些AA+BB式的意义并不等于AA的意义加上BB的意义。例如:

[73] 搞改革就不能怕打破坛坛罐罐。

“坛坛罐罐”的意义并不仅指所有的坛子和罐子,而是泛指各种不贵重的家什。这种意义的融合近乎合成词与其构成语素之间的关系。其三,在AA+BB式中,A、B的前后排列顺序有些是自由的,但多数则有一定的顺序。比如“出出进进”也可以说成“进进出出”:

[74] 她爬上一条长长的陡坡,看见不少与她一样细长的女子从练功房里出出进进。

[75] 大地承载着我,空气保护着我,万物在我身体、感官中进进出出,供给我生命的粮食,难道这些不是爱?

但是,“里里外外”不能说成“外外里里”,“说说笑笑”不便说成“笑笑说说”。这种排列顺序,是受文化、音律、词语的语法性质及其意义关系等多种因素制约的。

(二)对叠

对叠指如下两类现象:

[76] 女孩好看的眼睛在玻璃杯后面闪来闪去。

[77] 江树庚在集市上东走走西看看。

例[76]是“单对叠”,“闪来”与“闪去”对举迭结,在“来”和“去”的相互呼应套接下,两个“闪”构成间接复叠。例[77]是“复对叠”,“走走”、“看看”已是复叠式,再分别带有“东”和“西”,在“东”、“西”的呼应套接下,“东走走”与“西看看”对举叠结,形成复叠的加合。如果将“来”和“去”、“东”和“西”这样的起呼应套接作用的词语称为“套接词语”,那么可以将对叠定义为:通过套接词语的作用将两项词语对举叠结起来、形成间接复叠(单对叠)或复叠加合(复对叠)的现象。

单对叠有前附式和后附式之分。前附式是指套接词语(X、Y)分别附接在复叠单位(W)前面的现象,可以码化为“XWYW”。例如:

[78] 门外,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乱七八糟地高喊“打死这个狗东西!”

[79] 双手将鹅一撕两半,左一口右一口,汤水淋淋漓漓撒了一桌子。

[80] 保卫科长悠闲缓慢地吸着,继续跟顺嫂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

[81] 美琴与丑琴隔街二重唱,歌声穿过绿叶你一下我一下地握手。

[82] 冒着大雨,淋得水鸡似的踉踉跄跄,高一脚、低一脚从黄极殿向南……从传心殿门口出来。

[83] 江保根这小子真他妈的没个德行,叫你藏着掖着点儿,你那张脸,你偏不,东瞅西瞅的不定想瞅谁家的娘们。

前附式单对叠中的W,主要是数量短语,如上面例子中的“三层”、“一口”、“一句”、“一下”、“一脚”等,有时也可以是动词,如例[83]中的“瞅”。套接词语有表方位的,如“里”“外”、“左”“右”、“东”“西”等,有人称代词,如“你”“我”,有形容词,如“高”“低”。

后附式是指套接词语分别附接在复叠单位后面的现象,可以码化为“WXWY”。例[76]就是后附式。再如:

[84] 不仅他们的细声曼语在我的脸上飞过来飞过去,而且他们的手臂也不时的在我脸部的上方连接起来。

[85] 毽子变成了很听话的东西,它只是在她的脚边跳上跳下。

[86] 一时间,他的心空白一片,什么事也想不成,连轿也忘了叫,一脚高一脚低像踩在棉花垛上似的踉踉独行回到府邸。

后附式单对叠中的W主要是动词,如例中的“想”、“飞”、“跳”等,有时也可以是数量短

语,如例[86]中的“一脚”。套接词语主要有表趋向、表方向的“来”“去”、“过来”“过去”、“上”“下”等,有时也可用形容词,如例[86]的“高”“低”。例[86]这类后附式可以变换为前附式,比较例[82]。

复对叠不仅有前附式、后附式,而且还有前后双附式。例[77]的“东走走西看看”是前附式。再如:

[87] 村长从一种麻木的状态中醒过来时,屋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村长东瞅瞅西望望,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浑身热辣辣的挺不舒服,就站起来走出门口。

[88] 说到娘,青猴儿又迟疑了,泪光闪闪的一双大眼睛瞧瞧这个,望望那个,嘴咧了几咧竟自放声大哭起来。

[89] 众将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做声。

[90] 村人只好接了,点不好,不点也不好,木木的,你瞅瞅我我瞅瞅你。

例[87]是前附式复对叠,可记为“XAAYBB”,套接词语X、Y多为“东”“西”、“前”“后”这些表示方向或方位的词语。例[88]是后附式复对叠,可记为“AAXBBY”,套接词语多为表示指代或方位的词语。例[89]、[90]为双附式复对叠,可记为“XAAY、YAAX”,复叠式“看看”、“瞅瞅”带有“你”、“我”,也可以看作是通过“你”、“我”主宾易位的方式,并举迭结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瞅瞅我我瞅瞅你”。

套接词语两两配对,而且多为虚用或泛指,比如“东”“西”、“左”“右”等,都不是指具体的东面、西面、左边、右边,“你”“我”也不指具体的人。

(三) 回叠

回叠是指如下这类现象:

[91] 衬衫上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上面都长了白碱。

[92] 钟叔看见我们小等艇的灯火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忙把大船开过来。

[93] 可你们还要闹,抠鼻子挖眼睛,盘算着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94] 她不敢把这些信都寄出去,怕因此影响了他的学习,于是她只好写了撕,撕了写,她每天如此重复,却从不厌倦。

这种现象可以码化为“AXB, BXA”,X表示夹在AB或BA中间的成分。这种现象利用顶真式的手段,形成回文一样的镜像结构,故名之“回叠”。

如例所示,回叠的A、B主要是形容词、动词和代词。夹在AB或BA间的成分很有限。当A、B是动词和形容词时,X主要是“了”,或再配合以“又”。“又”一般出现在“了”后,但也有出现在回叠的后项“BXA”之前的。例如:

[95] 一个个脸讪讪地无趣,白了青,又青了白,心像堵了一团猪毛。(阚迪伟《上了屋顶的兵》,《十月》1999年第4期第39页)

当A、B是形容词时,还有一种格式。例如:

[96] 因为在全中国,西北人的脸才红里透黑,黑里透红。

当A、B是代词时,X主要由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充当。例[94]的X是“吃了”。而且还有如下情况:

[97] 望着他们从车内拎出皮箱走向家去的背影,女人们你看我,我瞧你,一个个都满脸的困惑不解——首长成为“右派”的事儿五年前那可多了,“右派”又成为首长的事儿却太新鲜了。

在例[97]中,夹在AB之间的是“看”,夹在BA之间的是“瞧”。这种现象可记为“AXB, BYA”,是“AXB, BXA”的一种变异形式。前面在讨论对叠时曾经提到的双附式,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其实也是一种回叠,或者说是“对叠和回叠”的综合使用。此外,回叠也可同加叠综合使用,构成“AA + BB, BB + AA”式。例如:

[98] 整天都是这样,吃吃睡睡,睡睡吃吃,没一点意思。

加叠、对叠、回叠的共同特点,是对举的两个部分迭结为一个整体,不管是语法上还是语义上,对举的两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或者说,对举的各部分具有黏着性,较少独立性。

五 其他复叠现象

复叠现象还有很多,这里主要谈嵌“是”复叠、嵌“就”复叠和正反复叠。

(一) 嵌“是”复叠

“是”两边的语言单位相同,称为嵌“是”复叠,码化为“X 是 X”。例如:

[99] 说是说,做是做,咱可别干那丧良心的事。

[100] 妻子说他连秋菊也不如。他说秋菊是秋菊,我是我。

语表上嵌“是”复叠与间接复叠相像,其实并不相同。间接复叠是在一个复叠式中嵌入一个成分,而嵌“是”复叠不是在复叠式中嵌入“是”,因为去掉“是”,或者 X 不能复叠,能复叠的 X,复叠意义也同“X 是 X”有较大差别。

嵌“是”复叠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表示甲与乙不能混淆或互不相干。这种表示甲乙相别的情况,常常两个复叠连用,形成“X 是 X, Y 是 Y”格式。充当 X、Y 的,多是动词性成分和名词性成分,而且“是”往往可以换成“归”。如上两例可以换说成:

[101] 说归说,做归做,咱可别干那丧良心的事。

[102] 妻子说他连秋菊也不如。他说秋菊归秋菊,我归我。

不过,“X 归 X”常可单用。例如:

[103] 以前他是和老婆闹过感情问题,可闹归闹,他提出过离婚什么的,可一直没离成。

[104] 还是白纸黑字心里有底儿,一码归一码,保根将来再有点什么别的事儿可就别再赖着我了。

第二种情况如下两例所示:

[105] 老仓说:“咋着,她们没带钱?”金香指指屋里,低声说:“带是带了,不够。”

[106] 老仓叹口气:“好是好呀,我就是觉得他们活得太累。”

“X 是 X”表示让步性认可,它与后续句构成让步转折关系,但是不表达甲与乙是不能混淆或互不相干的意思,不用“X 是 X, Y 是 Y”格式。

第三种情况如下例所示:

[107] 祖宗的基业,置一点是一点,置一片是一片。哪怕是一片瓦、半片磨,也是祖宗一步步攒来的。

“置一点是一点”、“置一片是一片”中的“是”,不表让步,不表甲乙相别,而是表示一般性认可,可以换说成“算”。

嵌“是”复叠的“是”前加上“还”、“就”,构成“X 还是 X”、“X 就是 X”格式。这两种格式与“X 是 X”的意义差别很大。例如:

[108] “太子还是太子,”张廷玉皱着眉头沉吟道,“并没有处分之意。你们除了遵旨办差,不可造次唐突,出了岔子,恐怕其罪难当。”

[109] 博士就是博士,水平就是高。

“X 还是 X”的格式,表示 X 依然不变或不需改变。这种格式的复叠项一般是相同的,如“太子还是太子”,但有时也可以在第二个 X 前加上定指成分。例如:

[110]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

例中的“那个”、“那座”、“那道”是定指成分。“X 就是 X”格式带有强调意味,强调某事物或某事件与其他的事物或事件不同,如“博士就是博士”;或强调某事物或某事件就是如此,如例[111]: